榮譽文學博士季羨林博士讚辭

進入北大，經過如茵的草坪，繞過盈塘的季荷，就來到清幽怡人、垂楊處處的朗潤園，而卜居園中的，乃是健朗如松，雖年逾九旬，仍筆耕不輟，致力於潤澤後學心田的一代宗師－季羨林教授。

季羨林教授為我國享譽全球的語言學家、東方學家、文學家及翻譯家，博古通今、學貫中西，精通英語、德語、梵文、巴利文及吐火羅文，對印度學、佛教史、敦煌學、美學、文藝理論、比較文學、及文化交流學等範疇，都鑽研極深、貢獻良多。

季教授原籍山東，一九一一年於清平縣官莊出生，六歲離家前往濟南就學。一九二六年進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，在校期間，除修習古文之外，亦開始兼習英文及德文，為中外語文打下良好的根基。一九二九年，轉入省立濟南高中，因親炙胡也頻、董秋芳兩位業師，故對文學發生濃厚興趣，並在此後數十年中，與筆墨結下了不解之緣。一九三零年進入清華大學，攻讀西洋系，以德文為專修方向。此外，並積極選修多項其他科目，其中，尤以朱光潛先生的「文藝心理學」及陳寅恪先生的「佛教翻譯文學」影響最大。季先生日後潛心於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的探索，及致力於佛教史、佛教梵語及中亞古代語言的研究，實乃深受朱、陳兩位前輩的熏陶與啟發所致。

一九三五年，季羨林先生負笈德國，就讀於哥廷根大學，主修印度學，副修英國語言學及斯拉夫語言學，兼習梵文、巴利文、俄文、南斯拉夫文、及阿拉伯文等，並師從瓦爾德施米特（Waldschmidt）教授及西克（Sieg）教授。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德國遭受封鎖，物質匱乏，然而在生活困頓、朝不保夕的惡劣環境裏，季先生仍潛心苦讀、努力不輟，終於一九四一年，考獲哲學博士學位。當時所撰論文以《〈大事〉中伽陀部分限定動詞的變格》為題，乃先生於印度古代語言研究的發軔之作，對此後印度古代語言學界，產生了超逾半個世紀的巨大影響。季博士因戰亂關係，有家難歸，於是在德國一耽十載，一九四六年春末始返國，同年秋天，應聘為北京大學教授，並經校長胡適之先生及前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推薦，及文學院院長湯用彤先生支持，出任當時正式建立的東方語文系系主任，自此一直在北大任教迄今。季教授多年來篳路藍縷，開疆闢土，為我國日益發揚光大的東方學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。

十年浩劫，季羨林教授劫後重生，乃爭分奪秒，惜時如金，不論在教學與科研方面，皆專心致志、層樓更上，如今已成為名震寰宇的東方顯學大師，其學問之體大精深，論者莫不有高山仰止之感，舉其要者，可大分為下列各方面。

首先，季羨林教授為當今世上數一數二的吐火羅文專家，這一門絕域專學，乃當年得自通讀吐火羅文殘卷的大師西克教授真傳，而吐火羅文的發現與解讀乃二十世紀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因此，季教授在此一領域上，師承極嚴，可說是屬於「直接受業於解讀者的第二代」。季教授對吐火羅文的研究，可分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，早於一九四三年，已在西克教授推薦下於國際東方學界極具盛譽的《德國東方學會會刊》上發表重要論文，引起

國際人士一致關注。第二階段，自一九四六年回國，至一九七八年間，季教授在學術環境有別、研究資料匱乏的情況下，繼續研究不輟，所發表的論文，有不少與吐火羅文相關。例如因有感於胡適與陳垣關於“浮屠”與“佛”字的先後之爭，先生乃利用自身精通吐火羅文的優勢，撰寫《浮屠與佛》一文，文中提出嶄新的觀點，而這些觀點於一九八九年根據大量新獲資料，得到一一證實，於是發表《再談“浮屠”與“佛”》一文，成為膾炙人口的名篇。第三階段則始於八十年代初，當時，新疆博物館李遇春館長攜來一九七五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吐火羅文《彌勒會見記劇本》殘卷四十四張，央季教授為之破解，先生以已屆古稀之年，毅然擔當釋讀、研究的重任，自此孜孜不倦，悉力以赴，完成了兩部重頭巨著：一為一九九三年在台灣出版的《吐火羅語研究導論》；另一則為對原典殘卷的英譯，考釋與研究，其工程之浩大，前所未見，乃季教授積二十年辛勤努力的心血結晶，不但包括中文的長篇導論，編收《季羨林文集》之中，還有洋洋數百頁的英文專著《中國新疆博物館所藏吐火羅文A〈彌勒會見記劇本〉殘卷》，於一九九八年在德國出版。此書的面世，對國際印歐語言學界及吐火羅文研究，產生了無可比擬的巨大影響。

季教授除語言學外，對文化交流亦極感興趣，由於因緣際會，一張有關印度製糖法傳入中國的敦煌殘卷輾轉傳送季先生手中，於是促使了先生對糖的起源、流傳、製作等問題的深入研究。先生先後發表多篇有關論文，探討中印兩國長達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，最後結集為《糖史》。季教授在編撰期間，已屆八旬高齡，為收集資料，曾經於九三至九四兩年，每天跋涉往返北大圖書館，「風雨無阻，寒暑不輟」，並在「汪洋浩翰的《四庫全書》和插架盈樓的書山書海」中，細心搜索，每有所得，則如獲至寶，溽暑苦寒，早已不在念中。就是憑藉這種窮經皓首、殫精竭慮的幹勁與毅力，季老終於完成了長達八百萬言的《糖史》，為中外文化交流史，寫下了驕人的新頁。季教授對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另一貢獻，乃為《大唐西域記》的校注和研究，此書對東亞佛教文學影響深遠，其範圍已遠超中國境內。

研究印度學而兼及印度文學，乃順理成章之事。季羨林教授半個多世紀以來所譯介的外國文學，多不勝數，除部分德國文學作品如托馬斯·曼的《沉重的時刻》之外，主要翻譯興趣皆集中於印度古典名著，計有《五卷書》、《優哩婆濕》、《羅摩衍那》、《沙恭達羅》等。在這些譯作之中，用力最深、費時最多的首推《羅摩衍那》的翻譯。《羅摩衍那》與《摩訶婆羅多》合稱印度兩大史詩，西傳歐洲後，對當地啟蒙運動及浪漫主義影響至鉅。季羨林教授於文革末期，在極其艱辛的境況下，開始史詩的翻譯，將全詩兩萬頌，逐句逐行，夕譯其意，朝尋韻腳，從七三至八三年，十年心血，幾經風雨，終於完成了八冊洋洋巨著。季先生歷來翻譯的印度文學，共計四百五十多萬字，其摩頂放踵，苦心孤詣的精神，足可為譯界楷模。

除翻譯之外，季教授對文學創作亦情有獨鍾，下筆思若泉涌，文若春華，言簡而意賅，語高而旨深。先生的散文，不僅是個人的生活史，更是時代的風情繪。昔日的師友，往年的舊事，在先生腦海中就如一幅幅完整的圖畫，一幕幕清晰的景象，經生花妙筆，而栩栩如生，重現眼底。先生發表的散文集，不勝枚舉，計有《我和書》、《朗潤瑣言》、

《春歸燕園》、《季羨林人生漫筆》、《清塘荷韻》、《東西漫步》、《留德十年》、《學海泛槎》、《千禧文存》、《季羨林自選集》等數十種，其中尤以敘述文革遭遇的《牛棚雜憶》最為傳世之作。此書秉承忠於歷史的精神，為後世存真貌，填空白，既不誇張失實，也不扭曲造作，與作者一向實事求是的科研精神，一脈相承，故成為最受人稱道的經典名著。

季羨林教授雖屆九秩高齡，但老而彌堅，科研甚勤，酷好學問文章，未嘗一日暫廢，每日四時即起，伏案工作，廣搜博羅，對各種資料竭澤而漁。目前正編寫《中國佛教史》，共十四卷，預計明年完成。此外，更督導學生翻譯另一印度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，以及為《糖史》增補資料。季教授更主持國內三大學術工程，計為《東方文化集成》、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及《傳世藏書》，其規模之浩大，內容之繁富，可說是史無前例。三套叢書面世之時，當可為中國文化史豎立豐碑。

季羨林教授主張文化生產多元論，深信每一民族，無論大小，對人類全體的文化都有一定的貢獻，而各民族必須互相依存，和睦共處，方能達到世界和平的理想境界。季老認為廿一世紀的前景繫於東方文化，並提出「天人合一」的理念，以抗衡西方哲學中人類與自然相爭的觀點。季教授認為人生於世，必須對社會有所貢獻，多做好事，不說假話，始不枉此生。

季羨林教授歷來擔任的要職無數，如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、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、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、中國語言學會會長、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、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等，也曾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及北大副校長等職。季教授更曾獲得極多榮譽獎項，其中尤以一九五二印度瓦拉納西梵文大學所頒的「褒揚獎」，印度國家文學院頒授的榮譽院士銜最為難得。此外，德黑蘭大學亦於一九九八年頒授榮譽博士銜予季教授。

主席先生，季羨林教授畢生治學之勤，著述之豐，貢獻之巨，影響之大，環顧海內外，鮮有能望其項背者。先生九十多年來歷經困頓，迭遭起伏，既跨過獨木橋，也走過陽關道，吾人景仰其走上陽關大道的泱泱氣度，更欽佩其跨過獨木小橋的錚錚風骨。在此，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文學博士銜予季羨林教授。

此讚辭由金聖華教授撰寫